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 參閱

青谿漫稾

疏　倪岳

會議　災異陳言

前後條列俱要簡明著實軫念民艱而執法之官尤自慎法誰肯矢心任怨爲朝廷出力者共要先在

災異陳言事　聖旨勅諭文武群臣凡百司弊政姦貪贓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

助朕勵精之治（嚴廷臣有責以糾糾腐務則百官除而百刑興矣）臣等聞命戰兢仰窺　聖明深達天人之理克究災異之端不自滿假詢于芻蕘夫欲思有以回　天意必當有以順民心欲思有以順民心必當有以寬民力是以營繕頻興民力所由以困征斂橫出民力所由以竭賞罰冗濫則無功者錄民何視以勸用舍顛倒則不肖者進民何藉以安盖民心嗟怨之日深則　天意遣告之必至以此歷推致災之由庶其可盡弭災之實臣等各攄虜誦之見少効涓涘之益凡二十八事畫以上聞、

一推行　聖學近者伏聞　聖旨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惟治平之要道綽然之功啓沃之益于是爲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臣等竊惟　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眞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徒讀其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爲先其于辨人材之論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

故也。伏望 聖明因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于 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于凡內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託，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為擢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為閒沮，其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以土木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恥，奔競冒昧以希進，而不知

秋陂 英王恒用此術

枉已之厲若是者皆足以僨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

所宜迸逐而不留拒絕而遠去庶　朝廷爲之永清

天意爲之昭格災害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

必在此矣

一豫節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主于屏翰　天朝

強本固宗之道也　太祖高皇帝福德高厚本支衆

多當時慈愛均　是以恩禮交隆　列聖繼統天潢

繁衍封建之盛殆遍天下但比年以來衡州建昌等

處叠遭雷震變異非常此必藩國營繕太盛天誡昭

然不警以至于今災生壹掖事理相關誠非偶然夫天下之人民皆　朝廷之赤子也親王之國車船人夫之費分所當得未敢盡言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離通州便作威福尅害夫役凌虐有司經過地方勢同刦奪甚者方面官員痛遭笞辱不豫有以節制之則往過來續積弊益甚民將不堪將來必大有仰厪　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

朝廷之租稅也親王治國宮室祿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

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心、占民房屋、奪民田土、輒奏
朝廷、誤蒙准賜、甚者侵越市鎮、强取稅錢、不豫有
以節制之、則田土有限。藩府日增。國稅日削。將來必
大有仰厪　聖慮者矣、進言之道、自古難之、伏願
皇上明勑承奉等官、務要輔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
件、嚴加禁防、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
許輒行奏討。如有違越者、悉如近該欽奉　聖旨事
意、許巡撫巡按官員指陳實跡、叅提首事之人、明正
其罪、更置官屬、庶凭宗固本强、民安物妥、而　天意

可回矣、

一懲究欺蔽、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况履霜堅氷、其來有漸、爲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于欺也、且明者見于亂之未形、知者察于幾之未動、豈可于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圖爲掩蔽營護、以苟目前之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清兮、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西北三邊之地、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尅復之計、盜竊者不開捕勦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

姦宄為虛聲。掩護遂為良算。任其事者。展轉退託以（深中其弊）

俟遷官。為其民者。流離虐害。無所于愬。夫隄防以障

水。小有罅隙。亟宜築塞。及其横潰。為力難矣。唐宋之

季。卒因奸欺之臣。迷誤國事。馴至禍亂。不可不慮也。

今大江南北。歳豐而盜作。糴賤而民貧。武備空虛。災

異稠疊。有識于此。不無寒心。伏望　皇上彰離照之

明。奮乾剛之斷。特勑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

未靖。而言已遂平定。夷酋未服。而言聽撫。安盜賊隱

而不聞。匿而不捕。聲息蔽而不舉。言而不實。虛呈功

提冒請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庶免將來人知所警、早爲徙薪之謀、不貽噬臍之悔矣、

一甦息貧窮、惟事有因革、理貴變通、庶奸蠹可以袪除、而貧窮有所甦息也、照得南京官軍騎操馬匹、常年倒死數多、俱照在京事例、出辦樁錢、并朋合錢、預備買補、倒死馬匹、隊伍、固所宜然、不曾倒死馬匹、何爲一槩出辦、後該兵部議處、量將收到草塲地畆銀兩、每匹補助三兩、但買補之際、多被勢要之人、故將老病馬匹、加意餧養、乘机貨賣、以致舊者買補不

前新者倒死相繼負累管操官員住支俸給養贍猶且不周戰守何由可望及照南京各衛快船先年不曾定為則例均勻派撥有一衛五七隻十數隻者多至三四十隻者甚者全無一隻以致船隻多寡不一所以衛分勞逸不均及其敝壞打造之際初年料物俱係工部出辦近年奏定官出六分自備四分官出者不以時給打造不前自備者負累軍餘出辦貧若百端交收在官又被衛所官員侵欺花費及用造船毫厘無措以致船隻無由完備軍餘辦價不已似此

事理之弊蠹不爲變通則官軍之貧窮何由甦息伏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地憫官軍貧窮之若特勅該部不爲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公正廉能官一員查勘各營倒死馬匹自弘治十一年以前應該買補共若干匹各營收貯出辦椿錢朋合錢共若干兩每匹該銀十兩止該買補若干匹其無價買補者尚有若干匹就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塲等項地畝銀兩照數支給通將二項銀兩轉解兵部發付太僕寺收貯于南京太僕寺俟過該送太僕寺備用馬匹

照數關領官軍騎操仍行管操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餧養不致瘦損以後遇有倒死樁錢朋合錢積至五兩兵部草場銀補助五兩悉照前例解納充領馬匹騎操庶得軍免買補之苦民免解送之勞實為兩便其管操官員該住俸糧之日乞照屯田事例止住一半但少存其養廉之具庶可責其敵愾之心及查勘各衛打造修理未完快船共若干隻見領料辦價打造者若干隻已領杉篙等料花費無存者若干隻已辦價花費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下落者若

干隻每船通計該用銀若干兩各以料價二項分數多寡計算見有而不足者應該補足花費而無存者應該全給通將侵欺官員查出拿送法司照例從重問罪監追前項其不足之數亦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銀兩照數那借支給應用并行南京工部即將該給物料作速支給除人船俱無下落者開豁不必打造外其餘船隻督併打造完備通將各衛原造文冊查勘各衛軍餘數目船隻多寡除十隻以下及人船相應者不動外其二十隻以下者減去

二分，二十隻以上者減去三分，均派無船及人多船少衛分撐駕，仍行管船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愛護，依時修驗，以後仍照例十五年以外不堪撐駕者，官給全料，十年以裡損壞者，責與本船夫甲備料修理，如此庶貧窮可以甦息，差役亦得均停，人心和悅，而　天意可回矣。

一修復常平，竊惟農無常稔之年，國有備荒之政，求之古人之所已行，蓋惟常平獨為盡善，是以成化初年，南京守備官員因見歲凶民飢，莫能拯救，乃倣古

常平之意、奏將沒官房屋改爲倉厫、名曰常平、銓官置吏、以司出納、每歲將蘇松等處運到糧米、免其上倉、將各衛官軍三箇月俸糧臨船兌支、省出加耗脚價、每歲將有十萬餘石、運赴常平倉交納、遇歲凶米貴、減價糶賣銀錢、收貯官庫、歲豐米賤、增價糴買糧米。收貯本倉。良法美意、與古寔同。後因本倉積米數多、南京戶部奏將作正支放、常平之法遂廢、倉厫雖存、傾圮過半、當時費用財力。郎今棄之可惜。况京師之大、略無備荒之儲、豈宜然也。且往年米價騰貴、至

八九錢一石、民皆缺食、盜竊紛起、若使官廠有米、能糶數十萬于市、則米不湧貴、民飢可療矣、如今年米價極賤、至二三錢一石、民賣輕齊、虧損至極、若使官庫有銀、能糴數十萬于倉、則米不很籍、農力可蘇矣、奈何坐視米價貴賤之机、莫救農末交病之苦、豈宜然也、如蒙乞勑該部查照先年奏設常平事例、再爲斟酌、倉廒損壞、者行修理、仍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浙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該運南京粮米、照例三個月臨船免支、將所省耗米脚價、或一年者、或二年者、運

赴本倉上納、以爲常平之本。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價貴賤、依擬糶糴、若本倉粮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至陳浥不堪、方准作正放支。就將本年臨船充支、所省粮米。照依前數運納、以爲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更、貴賤相濟、倉有餘粮、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年豈無傷農之慮、寔爲便益、

一類解文冊、竊惟政以靜爲善、令以簡爲良、則下人易于遵行、臨事免于費擾也、照得南京各衛所軍伍俱自永樂年間分調、所存者十無三四、人少多差、乃

倍于舊、且如一年之間、該造文冊、無慮二十餘起、攢寫之勞、裒斂之費、所不可言、近雖稍減、而勞人費事、尚有存者、如每歲春季、各衛將舊年已支錢粮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用、及至冬季、又將次年該支錢粮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支、俱要差官赴京、送繳戶部、南京共該五十餘衛、每衛一年、差官二次、約計一百餘員、造冊之際、費擾可知、至于往回路給、皆從縣衛貼辦、侵漁科斂、日益歲增、衛所窮困、何由甦息、況所支用錢粮、俱係南京管理、造冊查對、理所宜然、繳送

戶部無大關係如蒙乞勑該部將前項文冊行令各衞依時攢造每年二次通送南京戶部查對明白待有本部公差官員通齎類繳戶部庶軍官免跋涉之勞衞所省科歛之弊亦省事便人之一端也

一併省重複竊惟恤民莫大于惜財惜財莫先于省事蓋事多則費廣財費則民窮乃理之必然者也照得南京內府各庫先因管庫官員作弊偷盜官物年久一旦以火遮飾不惟罪得苟免又且勞費盖造今復奏行工部每年春秋二季用工修理任從該庫破

調損壞滲漏去處，動用物料人匠，其費不貲，仰惟
朝廷于凡宮殿　宗廟社稷等處事體最為重大，供
無一年二季修理之例，何獨南京各庫重複勞費，無
有窮已，再照成化年間欽差內官二員前來南京督
理織造，開局置机，勞民動衆，拘役之艱難，供億之騷
擾，月益日增，民不堪命，弘治初年，已蒙　聖明特詔
停止，內官取回，中外臣民不勝慶幸，近年又復差遣
內官二員前來，仍前織造，緣所織造紵絲紗羅，果係
上供　九重內奉三宮之用，雖官司竭情辦之勤，百

姓極科衰之重，分所宜然，不敢辭免，但所織造，不過
用充內外官員不時賞賜而已，其各布政司南直隸
各府歲織造內酌量改造進用，亦無不可，臣等已于
弘治十年四月內因遇災異陳言會議，奏請乞暫取
回，未蒙　俞允，忽于今年十月，又復蒙差南京內官
監太監鄭山，亦于前項織造去處管理織造，緣係挨
輪年分接續幹辦，所理既無別事，委任何必人多，況
逐日供給之費，各項役使之人，陡增一倍，民實不堪
似此事關一體，差至三人，重復勞費，無有窮已，如蒙

伏望　聖明俯賜恤民隱大惜財用事干重複少賜
併省特勅該部通行南京工部將內府各庫一年二
季修理事例暫且停止果有滲漏損壞之日聽令照
依具奏計勘明白方許興工其新添織造內官乞賜
革罷所織段疋等項併于先差內官管理如此庶事
稍省而民心可安民少安則　天意可回矣
一減省供應照得南京光祿寺遞年醃臘活鹿一百
五十一隻天鵝四百六十三隻俱係直隸安慶等府
廣西湖廣等布政司地方採捕解納有起自三四千

里路來者有起自一二千里路來者俱候小雪節解到係是山澤之性沿途餧養艱難多致瘦損到此之日係期宰醃用鹽太少天熱生虫用鹽太多苦鹹無味又要打造木櫃裝盛起撥馬快船隻運送及至到京不堪供應及本寺做造菜薹俱于每年二月分起手採取晒晾做造每三日一換廚役餘丁一百名動經四五十日方纔完備起撥馬快船隻差撥經手官厨解送在途遲延日久停放過時多有變味不堪供應窃照活鹿天鵝菜薹北方所產處處有之非比別

項時鮮北方所無者，依時上進，豈敢缺候，況做造不法，進用過時，以致味變，不堪供應，而小民之採納艱難，道路之應付騷擾，有費無益，莫此爲甚。如蒙乞勅該部議擬，合無每鹿一隻徵價二兩，天鵝一隻徵價五錢，行令各司府照數煎銷成錠，差人解部轉發光祿寺收貯，凡遇缺用天鵝活鹿，照依時價收買供應，其做造菜薹暫且停止，實爲便益。

一署掌印信。竊惟體統正，則下有法守，委任定，則事易遵行，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

官、近年雖設正佐二員、偶遇事故、或有正佐官兩缺之時、堂上印信、不免暫委于部郎中等官署掌、緣委官與各屬官、分係同寮、不相統攝、凡諸行事、誰肯聽從、體統不正。事難辦理。又況官賢否不一、錢粮刑名等件、出入謙擬之間、乘此罅隙、而輕重其心。高下其手者、未敢保其必無、廢務妨公、大率由此、欲將在京事例、奏請差官署掌、又往來動經數月、愈至悞事、合無今後遇有前後衙門缺官掌印之時、行移南京吏部、如吏戶禮兵工各部通政司有缺、就于各衙門堂

上官內輸流署掌、三法司有缺、就于三法司堂上官內輸流署掌、如此則體統不紊、上下相安、公道安而衆務舉矣、

一稽核名實、竊惟天下之人才、其養也、皆以學校、其進也、皆以科貢、入官之後、考績幽明之說雖同、循名稽實之法獨異、今州縣之官、發身進士者、或三年四年、有旌擢內遷之典、而非出進士者、則寥寥無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之降才、未必爾殊、其間豈無立志操心、奉公守法、思欲與科第齊者、惟是激勸之

典既無及已而考績之法又復頻仍不免于計日謀身雖妨政害民亦不暇恤其出進士者固多顧惜名器然其間亦豈無肆志妄爲者惟是巳之地位既殊人之相待又異雖有瘝官曠職妨政病民者人亦防其後達曲賜優容夫作人之道全在鼓舞變化而考績之說同一黜陟幽明今鼓舞之法既獨行于進士一科而考績之法又獨嚴于發身舉人歲貢者遂使有志者變爲無志欲效者不獲自効徇名失實莫此爲甚如蒙乞勅該部今後州縣親民之官不必專論

其出身惟當稽核其名實。其奉公守法者、雖非科目、亦加旌擢。肆志妄爲者。雖出科目。亦不苟容。公共一視之仁、使人皆知自奮。將其考察之令、使人皆得自効凡巡撫巡按監臨等官具揭帖、報賢否者、不得以奉承之能否。而輕爲高下。操予奪黜陟之柄者、不得狥一言之先入。而遂廢諮詢。俾賢者得久任以自効、不賢者不徼倖以苟容、將見公道大昭、名實不紊。而人皆蒙其惠矣、

重內輕外任論其事权大勢平然人才賢否斷不可

一均平銓選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無內

外〔以此格也〕遠近親疎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疎遠在所必取
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　太祖高皇帝
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爲定制。自後肇建北京。改爲
南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移。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
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兩京官職出身
既同。除授不異。及其遷轉之際。乃相懸絕。且如在京
科道部屬官員。在外則陞僉事參議。知府副使參政
在內則陞太僕大理寺少卿及通政司參議。令南京
〔外官欲得行取而南官終不得超擢此大不均〕
科道部屬官員。止陞僉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之

久而後得、間有一二陞爲光祿少卿通政叅議、按察
司副使者、其他職事稍尊、絕無可望、以致各官退有
後言、以爲兩京官員、均爲京職、均効勞勩、若使其不
肖者黜降不異、則賢能者遷陞宜同、今乃秦越異視
爾我隔藩、況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又非其他疎遠
之比、借曰兩京官員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
彼處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勅該部、今後
南京官員少均遷敘、其間果係賢能之人、不惜處以
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平之嘆、而銓選得均平之理

矣。

一照例附選旁惟銓選固貴均平淹滯尤當疏導則人無南北觖望之心事得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兩京國子監監生俱蒙　朝廷作養其分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即得奏行吏部附名選部付選之後仍令歷事一年聽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還原籍服滿方來補歷

淹滯歲月、侵尋衰老、其爲抑鬱、不言可知、夫以三月同一考勤、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至一年之久、雖稱南北人數多寡不同、亦不宜懸絕至是、合無今後南監監生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一照在京事例、聽從南京吏部先將名籍奏行吏部附選、仍舊照例歷滿一年、聽候挨次取用、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免淹滯矣

一、湔滌過名、竊惟天地生成之德、不以遠近而殊、則朝廷造就之恩、亦不以遠近而異、況南北皆謂之

京師大小均謂之京職而　祖宗根本之地尤所當
厚者乎伏睹每歲十二月內節該欽奉勑諭禮部三
法司茲者春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群臣除贓
罪外有犯公私過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除俾圖自
新欽此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蒙恩詔咸得自新
去瑕滌穢不致廢棄孰不感激奮發爭圖報效惟獨
南京各衙門大小官員授職皆同蒞務無異或有纖
芥之過不蒙湔除之恩其間一考稱職官員無由請
封六年署職官員無由授實九年通考遂得敘遷仕

途有此縣候中心未免怫鬱近該禮部題十月二十五日欽奉勅諭文武群臣欽此照南京係　祖京根本重地其文武衙門與在京事理相同合無謄黃轉行兵部差官馳驛賫捧前去各該衙門一體欽遵知會等因奉　聖旨是乞令照依前例謄黃欽遣賫捧前來南京各衙門有過官員一體湔除俾圖自新庶得恩典均沾人心感發實為便益

一疏通鬱滯照得近歲以來文職官員多有緣事降謫或以陳言或因小過或為豪右之排斥或被誣奏

而陷害吹毛以求其疵洗垢而索其瘢于其迹雖若可罪原其心亦無非欲攄誠悃少圖萬一之報爾然一蒙譴降久未收復則其鬱滯豈直匹夫匹婦之比也伏望 聖恩憫人才之有用念過失之可原乞勅吏部通將弘治六年以後欽蒙降調官員查照原擬應該復職者仍令復職以沛曠蕩之恩以全公平之體如此則凡在臣工豈不倍增感激之私圖盡報稱之力欝氣消而和氣臻矣

一寬免違限查得見行事例舉人告入監并監生願

就教職考不中復監者俱除水程四十五日外仍除一個月若患病有堪信文憑仍除三個月過期者送問除遵行外夫謂之舉人入監者指新中未入監者而言若舊中已經坐監者不在其數謂之監生復監者除舊貢已入監者而言若新貢未曾入監者不在其數今告入監舉人不分舊中已曾坐監及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監生不分新貢未曾入監但有過期一槩送問似與前例不合及查得除授官員赴任過違憑限半年之上方送問罪其舉人監生止許四月

未免過嚴。況各生違限到監。坐班月日虛曠。本監自與查算。不得出身。比與官員赴任不同。而各生多係貧難遠方之人。所帶盤纏有限。一經送問。贖罪價銀無從借辦。尤為窘迫。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今後新舊舉人。并歲貢監生。不分入監復監者。過違限期。但有患病等項。堪信文憑。俱免送問。仍行該監嚴查虛曠月日。務要應該撥歷之日。方准撥歷出身。如無患病等項堪信文憑者。止照官員赴任過限半年之上事例。方與送問。如此則法令適中。賢才得所。

一慎用將官竊惟將者兵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近聞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官趙晟各以私憤互相攻訐煩瀆　聖聰差官體勘未嘗定奪及宣府總兵官阮興又蒙取回別用且大同宣府乃　朝廷之北門而將官實司北門之鎖鑰者也方今邊圉未輯災異屢形而將官之重未盡得人如此萬一醜虜聞風乘机侵犯為害非細有識寒心固宜早為區處不可視為泛常且聞各邊將官有缺多在京營選補但此等官員初到地方夷情未達邊務未諳一遇有警乎

足無措又安敢望其克敵制勝者乎乞勅該部通將各年各官公舉將材照例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并掌科道官從公逐一評議原舉堪任主副將官其間或精通武藝或練達戎務或弓馬熟閑或韜略諳曉或智謀過人或勇敢出衆宜用于北者北邊宣府大同遼東陝西等處地方有缺挨次奏補宜用于南者南方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處地方有缺以近就近挨次奏補其有不協公議及夤緣請託者俱令革退其有未經公舉其已舉未經評議者

無得舉用、至于京營將官、未經行陳、止可存留、拱衛京師、如此則南北將官、可冀于得人、而各邊地方可保于無虞矣

一減省差遣、照得針工巾帽二局、每年奏差內臣四員、前來南京、取用麂皮等項物料、經年動歲方纔回京、每員取撥六百料馬船二隻、暫座共用船八隻、每船一月索取貼封幇銀五兩、一年之間、約取銀四百八十餘兩、及至起程、每船又要脫封幇銀五兩、夫甲貧難辦納不前、百般辱打、隨船什物、因而强搬、怨嗟之聲

聞者不忍誠使減此官則減此船減此船則無此害况南京針工局遞年常有起運物料如蒙乞勅該衙門今後取用前項麂皮等項物件免差在京內臣就行守備太監督令南京針工并巾帽局依數造辦選此甚省便差的當官一員起運管送仍照例會官裝杠務要十分滿載不許多占船隻及將夫甲非理凌虐索取財物如有故違許科道并兵部委官指實具奏究治庶民害可除事亦不廢

一禁約索取照得馬快船專備裝載官物之用近年

以來，差使浩繁，篙船夫甲，橫被管運內外人等索詐

艱苦不可名狀，姑以爲害最甚者言之，如南京內官

監，年例該運黑沙洲等處蘆柴，計把不啻千萬，占差

六百料馬船共一十六隻，隨船水夫約五六百人，每

年蘆柴就泒水夫各自砍斫，裝載管押官，每船一隻

要銀二三十兩，水夫貧難，多將月糧買湊，方免捶楚

及交柴之際，管塲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錢一文

柴滿千萬則錢亦千萬，錢不敷者，百般刁難，及照南

京內官監等四衙門裝運蕪湖抽分廠板枋，用馬船

三十餘隻、南京中軍都督府裝運爛泥洲等處蘆柴用馬船十隻、管押人員、往往效尤逼迫人夫、因而逃竄數多、船隻廢壞、職此之由如蒙乞勅兵部查例嚴加禁約、令後管押等官、敢有仍前索詐、許令巡江御史密切訪察、參奏拿問、以示警戒被害之人亦許指實陳告、其蘆柴數目照數砍裝交納、就行管理抽分御史臨場驗收、如此則夫船不累裝運無悞

一慎重刑獄、竊惟刑以輔治、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本諸此而為治者、臣等常見兩京法司推問輕

重罪囚悉發大理寺審錄，情罪相當者，評允施行，情不當罪者，駁回再問，如此可謂慎用刑矣，而尚有稱冤不服罪囚，其在外諸司問理刑獄，秉公持正，而刑罰得中者，固有其人，中間有等矯情干譽之徒，不能體

皇上重愛民命之意，以苛刻為能事，以刻剝為盡職，讞獄之際，視人命如草芥，鍛煉成獄，問擬斬絞罪名，監候呈詳，或有詞未明，或稱冤不服，恐其反異不便，及未成獄囚犯，一槩輒令獄卒多方致死，殊不知古人用刑，罪疑惟輕之意，冤枉所係，誠可哀憐，上

干和氣致生災變未有不由于此及法司奏行差官前去各處審錄重囚往往圖得便道過家不及致詳刑獄雖有審錄之名實爲虛應故事如蒙伏望聖明擴天地好生之德體日月照察之明特勑法司凡遇差官審錄弗狥私情務要南方刑獄擬差北方官員北方刑獄擬差南方官員其于審錄之際仍要留心詳審勿拘成案情真罪當者監候奏請處决其間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及情法不相當者具緊關略節招由奏請區處其原問官員果有故出入人罪者依

律坐以故出故入之罪如是失出入人罪者坐以失出失入之罪如此庶使在外問刑官員少知愼刑之意不行慘刻之私而刑獄亦得以清寃抑亦得以雪人心和悅而災異消弭矣

一查明禁例竊惟法制禁令卽令之律例是也然非政有定體何以刑得其平當此萬國同文之時豈有兩京異政之理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山陵宮闕具存而曲禁周防乃政務所當急者如南京內官監于皇城四門守衛官軍內每門日撥軍一百名看守打

掃、及南京司苑局、日撥金吾後衛府軍、後衛上直、分例有內官兼管、比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于抽分內取鈔三十貫、以為茶果食用、今乃借此為名、百法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篙二根、取銀二錢四分、杉條五根篙一根、取銀一錢二分、柴炭百斤、篙一根、取銀三分四分、計篙取錢、漫無紀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月、每人約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下一二百兩、因此抽分重大、遂至客商阻絕、及至各工所關領竹木等料、又被索取起籤、出廠等錢、展轉刁難、

不肯從公放支，月盈歲增，爲害無已，如蒙乞勅工部轉行各處抽分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律已便人，不必以尅下奉上爲能，但當以稱物平施爲務。其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仍乞勅南京守備太監，今後差撥抽分內官，止照舊數，無得過多，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討篩，取索財物，及縱容家人伴當在彼生事，其各工所閗支物料，明文至日，即便放支，不許刁難，若踵前弊，無所悛改，悉聽管理抽分監察御史等官徑自叅奏，究問施行，如此則侵尅之弊

可以少除，而愁怨之聲，可以少弭矣。

一、防革衍獘，照得禮部所收，惟藥材及曆日紙劄二件，藥材係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屬，並南京無異，理須歸一，人易遵守。如蒙乞勑法司通查在京近年奏准見行事例，比與南京山陵門禁相同者，備行南京法司，一體遵行，仍乞勑南京內外守備叅贊官并南京兵部轉行南京各該監局軍衛，務要前項原奉洪武永樂宣德等年間欽依及奏行事例的確全文，俱從兵部法司，將與在京見行禁例通行叅詳，若

係出于一時權宜，自當遵依近例爲當，明白奏請著爲成法，頒行南京，如有違犯，據憑論斷，其有仍將遠年不明事例，朦朧搪塞者，宜從法司徑自參究施行，如此則兩京無異政，衆心有定守，而　陵闕益尊嚴矣。

一申明舊例，照得先該南京總督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奏稱南京無籍軍民人等，稱爲跟子名色，迎接納糧人等，跟送歇家，哄誘銀兩，買囑官攢人等，通同作弊，犯該滿貫徒罪以上，就于該倉場前枷號三個月，

滿日照包攬坑陷納戶事例發邊遠充軍等因具奏該戶部會議得前件跟子歇家滿貫徒流以上枷號一個月常例發落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禁革誆騙這件還准他每說欽此欽奉詔書已將前項新行條例革罷近該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王軾具奏申明戶部擬議前項跟子歇家滿貫徒罪已上仍照前例枷號三個月遞當房家小發邊遠充軍職官有犯奏請定奪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得事體貴合人情法令在得中道各司府州縣納戶初到南京

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尋人指引。別無官房住歇，未免尋討歇家，此人情所不能無者。查得見行事例，攬納之人，坑陷納戶，及打攪倉場，虛出通關者，止問充軍，不曾枷號。今跟子歇家，止是賄賂騙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比之攬納作弊，輕重不同。既枷號三月，又發遣充軍，法令似乎過中。以致近年納戶，往往倉前露臥，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家，輒被恐嚇，受害多端。近該法司問擬，又皆拘執前例，或連引情輕人犯，俱問枷號充軍，遠近稱冤，有傷和氣。合無今後南京

法司如遇跟子歇家有犯指稱官吏名色誆騙財物滿貫與坑陷納戶限外不完及通同官攢虛出通關者俱照原擬事例問罪充軍免其枷號若止因晒晾馳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財物至滿貫者枷號一個月與不滿貫者俱依律問罪照依常例發落如此則刑罰平而和氣應矣

一減造軍器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遞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

項軍器共七萬九千六十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
候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賊寇萬世之長
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求免法出弊生今計該
局歲用生熟鉄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
四十餘萬生水牛黃牛白硝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
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
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料動以
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僱工銀
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姑

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周悉況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各綉爛誠恐一時行軍卒要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得宜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

止仍將戍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挨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于各庫會有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一量停造作竊惟 上之供用有缺固不得不徵取于下下之財力有限亦不得不赴愬于 上查得本部先于弘治十年十一月內該南京內官監揭帖一件爲欽依起運悉缺供用物件事該太監李廣奏取

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萬斤銀硃各三萬斤分派應
天等府辦納續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尾罈兩冪共
一萬九千八百個隻鐵鎖九千二百把單榜紙三萬
一千六百張黃蠟白麪桐油等項共一千六百餘斤
又于本月内准本監揭帖一件欽依成造急缺供用
物件事亦該太監李廣奏取硃紅漆戧金雲龍黃銅
火鼎等件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副個除該監通行
南京丁字庫等衙門將會有銀硃黃熟銅生漆木炭
金箔等料共六十萬五十二斤塊徑行外將會有生

漆銀二硃等料共二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斤根堝亦行應天府舖行估計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及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木匣鎖鑰黃毡黃絨綿布綿花套桐油木缸雨罩等項共六千八百九十餘件黃單榜黃白中夾紙四萬八百五十張至弘治十一年八月准南京兵仗局揭帖一件 上用供用物件併軍器等項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奏奉欽依成造 上用象牙鵝鴿頭弼彈弓等件八百件供用竹竿綿紮魚叉等件共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件該

局料計見有生銅等料一萬五千七百六斤南京甲字庫關支潤白綿布等料共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七十七疋斤龍江瓦屑二場抽分竹木局關支煤炭木炭等料共六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斤塊應天府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青紵絲絨線象牙銅鐵油漆等料共七十萬一千四百四十二疋塊本月內又准工部咨為成造神器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題奉欽依成造各銅將等件共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個把坐派蘇松等府買辦水黃牛等皮九

千五百三十張、應天府支給官錢買辦、魚線膠紅熟桐油灰黃丹黃麻等料、共一十四萬五千四百餘斤等因、節行到部除欽遵坐派成造外、臣等切詳各監局成造　上用供用器皿物件、誠爲浩繁、然天下司府州縣、歲辦皮張油漆銅鐵銀二硃等料、亦不爲少必須量入爲出、以次成造、方可使國用不缺、民力不困、今一年數月之間、各起坐派前項件料、動輒數十百萬、非惟府庫錢粮支給不敷、且使小民出辦、何以能堪、況應天府係南京根本重地、而蘇松等府、尤百

萬京儲仰給之處又兼連年災傷薄收公私俱困豈得恝然不加撫恤其舖行買辦名雖開支內庫錢鈔給還但納料關價出入各門禁及該庫俱要財物打點使用及至関出錢鈔又多爛鈔低錢不堪行使以此往往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不能賠償又如各府州縣大戶納解生漆桐油銀二硃紙劄等料俱有原裝盛箱桶等項部又起下另行本部重造尤為煩費似此假公營私傷財害民誠有傷國體上干和氣之甚者如蒙乞勅該部遵將前項原坐派供應物料器皿

等件逐項查審將緊急缺用者再行奏請行下催趲成造先行解納其可緩者暫且停止今後在京各監局若有奏行成造器皿等項工部務要查勘先後酌量緩急另行奏請行下無得併于一年一月之間致使所司倉卒無措仍行南京成造監局衙門該用物料務要會同該部及科道官嚴督各作匠役人等從公估計如某器皿合用某物料若干及將造完要行裝盛亦要估計某物若干用某樣箱櫃并鎖鑰扛索毡片各若干逼估明白相應方許將會有者行各庫

局關支會無者行有司買辦不許各該衙門止憑作頭人等朦朧多估輒行關支買辦其解戶納料舖行關支錢鈔亦要科道部官從公隨即收放不許刁難措要財物及各司府州縣解納油漆銀硃等料若有原來稍桶等件不許重造致費工料如此庶 上之供應可以不缺下之財力亦無妄費而民困或得少蘇矣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州直隸淮安揚州蘇州府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

輻輳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損、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爲罪狀、輒加科罰、商客

資本稍多者、稱爲殷富、又行勸借、有本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連船折毀、客商船隻、號哭水次、見者興憐、夫增課爲國、雖稱聚歛、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己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俱怕征求、多致賣船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伏願 聖明俯察民

隱特敕該部停止新例遵復　舊制仍敕鎮巡等官
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各府府佐有倫貝無戒任者正宜以此事委之則責成便而供億省也）
不虧庶兇人心快悅怨聲消弭而　天意可回矣

一裁抑侵尅窮惟抑末固爲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國
之術苟使官司肆爲侵尅遂致道路漸成愁怨傷和
致沴豈王政之所宜哉照得　舊制天下商賈輻集
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
龍江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
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

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于浙江杭州府湖廣荆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復抽稅而其人（如蘇與嘉杭與蘇相去几何而稅之又稅也）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尅以爲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難保必無及照龍江大勝港抽官軍一百名在東西二園栽種又　孝陵神宮監太監等官燒用柴薪俱是給與軍人票帖前去搁住門外拾取又以免差使爲名

歛收軍人銅錢以此旗軍人等效力公所者數少乘
机私役者過多及至事發法司問理為因近年在京
皇城各門并　長陵等陵一切禁例多不行移南京
衙門知會以致各該監局查報之時往往援引遠年
事例如內官監則曰宣德年間奏奉額設司苑局則
曰洪武及宣德年間差撥存留　孝陵神宮監所燒
柴薪則曰本監與南京浣衣局內官享堂官長隨內
使先年舊例俱在本山手扳脚踢拾取燒用所歛軍
錢則曰買辦薑種及進用蒜頭山藥芋苗用盡此等

體例俱無的確年月、亦無原奉　旨意全文、有無虛實、無所考証、實緣影射、爲弊日滋、以致　山陵之嚴、宮闕之禁、失之太疎、而防微杜漸之計、漫不知警、于玆災異之臻、若復無所省究、豈宜然哉、

王者一事失宜則致天變況百弊冗生而諸艱莫告乎

一懲戒姦貪、竊惟十羊九牧、則必生紛擾之患、群狠牧羊、又曷逃嚙噬之逼、故姦貪之害、不少爲袪除、則瘡痍之民、殆未易甦息也、照得浙江等處布政司直隸府州縣、運納南京糧米、及一應客商軍民人等船隻、率皆經由龍江關進入、本關設有內官守把、及各

布政司府州解納一應錢粮、俱送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貯、各庫亦設有內官監管、但近年爲因守備官員奏討內官前來數多。以致添撥各處管事者亦多、各官不思　朝廷錢粮爲重、人民艱難、可憫所在之處、多帶家人伴當、勢如狠虎、船隻往來者、不分竹木柴炭、粮食雜貨、甚至裝載灰糞之微。亦要過關財物、必充所欲、方容船隻出入、錢粮進納者雖經戶工二部各司掌印官員辨驗堪中、印封送庫、亦且百方刁難。不肯收受、各照數目需索銀兩、至將解戶吊綁墩

鎖、若害不堪、重而布絹錢鈔輕而絲茶蜜蠟、無物不然、必滿所欲、方與會官收受、及照東安西安二門守門內外官軍人等、乘机為害、毎遇錢粮進人、輒便攔當、或將解戶趕逐、或將脚子趕打、遲留一日二日有之、為害千方百計不已、以致解戶負累揭借錢物、累年不得完結、及得批单回家、債主又復逼取、傾家蕩產、若害無窮、此皆姦貪顯迹、所宜量為懲戒、如棠乞物南京守備太監、將守門管庫內官、中間果有淳謹守法、不肯生事者、止照舊額存留、近年新添冗員及

生事害人者盡行革去。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害人。其守門官軍有犯。或被害之人告發。宜從監收科道官員。徑自叅究施行。如此則關津無阻。輸納易完。人心和暢。而 天意昭格矣

書

與兵部論快船事宜書　　南京快船

竊見南京快船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餘乏貧毋僉一人充當。展轉哀告不已。一至領船中人之產不久即破。蓋緣毋差押運官員。需索幫錢數多。衛所

又無餘丁撥補必須僱人撐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不償所費回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臣販賣私鹽少思賠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舊一空生親見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產隨盡遂爲貧戶似此夙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循歲久將成不可救藥之病今因徐貢郎中所奏事件竊爲謀處條陳上請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與復奏准行不勝至幸其船每隻雖原設小甲餘丁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成弊端宜照糧船人數

重爲增減。若得十五名的實親丁駕船、庶免欺弊、但須亦照粮船事例。加與月粮一石。方可繫留人心。所慮戶部以費粮見阻、因查江淮濟川二衛馬船夫逃已萬人以上、皆係食粮人數、以彼擬此不爲別費、然此亦須本部併作處分。始克有濟、若行戶部。必無可望。倘人力既減、粮復不給、其爲負累、愈甚于前矣、至于量支租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賠。或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內、不以爲然、生亦于此反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

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厘八毫六絲、各府州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八分九厘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支過買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二年上廠改造快船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船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爲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十二年上廠船數計之、二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二百三十六兩、比之每年租銀之數、尚餘有一千七

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年分、或有災傷免徵、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況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裒多益寡、損有餘以濟不足。船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寬、而衛所之困可救、在上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淮上陳台孫階六參閱

劉忠宣集

疏　　劉大夏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治河

時河決楊家金記等口東衝張秋命公治之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隷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未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

三四十丈、中砌石磯一條、攔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斷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

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奸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響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河防糧運疏　　治河

一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諸泉、每年夏秋潴蓄南旺等

湖。至旱乾時以濟粮舟。近豪强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積水。以時啓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粮運阻滯。乞申明 列聖詔旨。嚴加榜示。一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鼐大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安平鎮黃陵岡荆隆

戶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大名府所築長堤。必須逐年增修。庶係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堤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疏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發。庶免起夫科擾之弊。一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脈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去

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一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而為三。南北各該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

陝西馬政

馬政

覩此知楊文襄能立功于西陲亦中樞處置得宜

看得徐蕃夏璲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條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為。況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

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敕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敕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

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于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敕內。待彼至日。或行茶地方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茶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議行武舉疏　請開武科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

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釆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

而推荐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號爲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葢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遊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衞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

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猶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高志之猖獗。葢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

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付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求能致將起之士臣等切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

武科近試至今上始行之然而未為得人者所取太狹而保舉之法未曾舉行也

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須

仰令邊鎮諸臬歲貢于廷而親試之為得耳

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

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蘇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伏劒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懦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論宣府屯田疏　屯田

宣府地險積寡。已于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神明川地肥饒。屯田園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清查歸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園種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清出歸官者。或原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粮三升。草一斤。與

東西二城、幷蔚州衛屯田粮料。俱令運赴新修東倉、及附近草場上納。倘宣府不足。于農隙時趲去備預。其他地方及西城蔚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糴買。不得那借。至若懷來城。尤爲要害。亦須增置倉厫。糴蓄粮料。以備倉卒之用。

災異陳三事疏　修省實事

一杜倖門。近年乞恩陞職者三百有餘。乞將在京各衛所、凡不由軍功陞職者、悉查奏裁革、應存留者減支半俸、有由軍功相參授職者、止存軍功職事、如有

似前貪緣、請乞照例問罪降調、一恤人言、大同宣府薊州三鎮添設內臣過多、私役虐害、軍馬日漸消耗、近該廷臣集議、請將三鎮守備內臣十六員、盡行裁革、薊州一鎮止留二員、改爲分守、與中東二路叅將。同居一城。未蒙俞允乞仍照原擬裁革、以解邊人之困。三杜雜進、各邊及腹裏地方、多有無藉之徒、投充勢要官下旗舍官餘等役。奏稱報効。其各邊鎮守等官。亦于額外朦朧奏帶。支費甚多。一遇勦賊、冒報功次。今後俱聽臣等考驗。果有諳曉兵法。熟閑弓馬者、

方許其去。其餘幷額外人員俱各發回原籍原衛。各供職役。

論寺監牧馬事宜疏　塩運管馬官

馬政塩課皆国之大事每以闒冗之吏任職雖屢奉詔旨改用清流而卒格不行何也

近年各卿佐員缺。多用謫逐官。及有過累者。府衛下寮。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謂宜稍更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員缺少卿。則于布按二司參議僉事內推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寺卿佐陞任。其監苑庶官。亦請于北人素嫻牧馬者任之。則官皆得人。而政可舉矣

覆鄒文盛疏　邊務

文盛以朶顏三衛夷人背恩、欲出師征之、守臣則欲先以守備爲本、俟城邊築完、兵備充實、然後困其來犯、刻日出兵、直擣巢穴、或殘賊復舉、我軍三面而守一面而戰、庶有全功、守臣之言宜從文盛又欲弛撲殺襲殺之禁、以倡我軍敢勇之氣、守臣則以爲恐啓功生事之心、請移文守臣、當夷人互市之日、遣通事傳諭其衆。令今後宜遠邊墻百里之外住收。如欲來市。須先期三月。令二三人傳箭答話。欲傳報夷情。亦

先期一日。若非答話。而擅入百里之內者。許官軍襲踪撲殺。我軍仍及時于百里之外。築立封堆。或挑壕塹爲界。俟功畢。然後弛掩殺之禁。其撲襲掩殺者。仍不許以首級報功。妄圖陞賞。文盛又欲罷絕馬市互易。守臣則恐罷絕之後。夷情怨嗟。或搆結爲患。今宜不必禁約夷人。止嚴督我邊方軍民監市官。如遇開市之日。止許以布帛米鹽等物入市交易。不許私帶鍋鏵鐵器。俟各夷後此有求買鍋鏵者。然後定爲年限。許令三年一買。文盛又欲于東西二路添設憲臣、

整飭兵備修治邊墻守臣則以爲遼東連遭兵荒請俟年豐再議文盛又欲請差御史清理軍伍屯田并指置粮餉共給軍粮每年照豐歉平准定價不得拘以二錢五分之數守臣議其言宜從但清軍免差御史令巡按帶領

會議救荒弭盜疏　救荒弭盜實政

一傳乞陞授文武官并匠官除見任管事外其餘月俸暫爲停止待年豐定奪一內府各監局及光祿寺招收幼匠廚役多至萬人乞命科道及該部官揀選

堆用者存留每名止許月支米五斗其餘發回原籍原衛一自弘治十四年以前江西欠苧布浙江欠絹絲白綿數十萬計宜減半折價類觧一光祿寺供應猪羊等料比舊加至數倍貽累舖戶內臣湯飯日傳增各監匠作月粮已增至一石又重支直米以歲計之至千餘萬石宜盡裁革一應天并江北府州自十五年以前倒失馬價及草場子粒未徵完者宜悉蠲除一皇城各門京通二倉水次諸倉壩上各馬牛房并甲字等庫及上林苑管事內臣俱有額員近來增

至數倍。至于內府各衙門亦然。宜量為裁革。一騰驤等四衛軍人勇士。多有冒名及投充者。宜嚴加清覈（四衛軍最為困憊難于革者以中人所濫籍也）（公以減修清寧宮軍夫之數為中官所譖賴洛陽）一各處輪操官軍。困于工役。逃亡數多。今後有大工役。（正言以死）不得已暫撥。亦宜止令出力。不許科出財物。一齋醮無益之費。并各處送香掛袍。俱暫停免。一各處歲例該派軍儲。宜會計一年合用之數。均派。不許設法濫取。一內外監局庫廠等衙門。凡遇解納物料。多加倍折收。宜嚴禁之。其巾帽局歲例成造內官內使靴帽皮張。仍照例折價。一外夷進貢。宜令鎮巡官差官

伴送赴京、事畢仍令伴送出境。免致差人在途生事。一南京蘇浙等處差官織造、并帶去人匠、宜悉取回、如供應不敷、止行鎮巡官督令所司織辦。一司苑局宜復設嘉蔬所專理種菜、選官任之、庶軍民不至蒙害、一惜薪司擡柴夫每名出銀十兩、亦足僱役、不宜加取、一太醫院額辦藥材、多有本地不產、買辦于京者、或至堆積陳腐、徒費民財、今後缺用者、仍舊解納其餘宜暫停止、

弭災革弊疏

弭災革弊

一畿內百姓之害。凡壇場合用純黑馬騍。例行太僕寺。于寄養孳牧馬內揀選。送御馬監交收。鄉戶因非土產。皆役托積年攬戶。每馬一匹。用銀七八十兩。騍用四五十兩。人戶遇派此役。無不傾蕩家業。鬻及男女。今宜預備寔數。每馬一匹。定與價銀十五兩。騍十兩。于太僕寺原貯馬價支給。送本監自行收買。一裏河軍民之害。南京每年運送各項物料并竹馬板枋馬槽篩簸等物赴京。及回南京內臣帶回空箱包袱并運去內官衣帽等項。多者帶船至二三十隻。以一

船計之。自儀真至京。撫夫地方十九處。雇夫銀無慮五六十兩。而官要幇錢。甲夫自給。不在其內。若齎有軍衛有司關文。則大小衙門皆受其害。宜行南京兵部查勘。每年來京船所載。某物可以從權減省。某物可以在京自造。其回南京內臣每人止撥與船一隻。若官物數多。驗物撥與。不許泛濫奏討。及奏內擅開軍衛有司字樣。

乞休疏　兵政興革

時以無而公上疏乞休上覽奏嘉納悉准行之

伏蒙温詔。謂臣職司兵政。方切委任。未蒙俞允。然臣

衰劣多病凡百弊政不能振舉心非不欲委身跡恐終至誤國姑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軍在衛者苦于出錢在營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食者不知朘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鎮守者或害一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邊軍最苦而陞賞恒施于勢要禁衛最嚴而苞苴公行于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僭論凡此皆 聖諭所謂臣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為朝廷分憂力不能

爲軍民除害。以致人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救茲弊、

條列軍伍利弊疏　軍伍利弊

在衛官軍。若干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員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撥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爲當然。又江

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而貧者終至于絕。江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又糧運初徵之里胥納于官府。轉兌運舟。及到京倉。耗折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每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于民間牧養。或湊合買補。公私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

十金、而私擬借人。略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至。勢要者、則冒功以獲陞賞。而避軍不敢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豪。而守衛不敢加詰。凡此俱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

論思恩岑氏疏　　土官襲替

知州岑豹、乃叛臣餘孽、與其子應相沿襲職。既而吞并鄰壤、與思城知州岑欽同謀、侵占田州地土、自取滅絕、今岑接者、人皆傳稱爲梁接、非岑應親枝、不知岑九仙又是何等逋逃、冒爲奏擾、臣大夏先在兩廣

見岑氏譜系云、始祖木納罕于元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今岑九仙妄援漢岑彭世次塵瀆 聖聽、請治以罪、其岑接應襲職與否、前已行令鎮巡等官勘報奏處、其岑九仙雖曰夷人、難以深究、亦當論發以破其奸、

處置軍伍疏

處置軍伍

有司清查、弊非一端、姑以近歲言之、事姑息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或將老稚之人起解、或買無藉之徒充數。雇妻易戶。逃移相繼。且律例窩藏逃

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弊尤多。姑以在京論之。監局軍匠類多需錢。各營軍每多私役。官撥營作。負累尤甚。衛所差遣。需索百端。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減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于屬職。輦轂之下且如此。況四方乎。今欲實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弊之源流。本部今請行原委屬官。及

各清軍御史嚴督司府縣清軍官將前弊盡革其充軍減俸并降級等項事例俱照律例舉行京營該管官員委任不同難拘職事宜將管隊官比照百戶把總官比照千戶議擬若能以上下私役軍數實報者罪止坐私役之人免其降級仍榜諭中外官吏軍民人等俾各知遵守且臣所云止緣軍伍而言窮究其本又在于民今四方民窮財竭逃亡過半版籍所載

根本之論體國之言忠宣公知無不言不獨戎業內事也

十去四五為今之計必須痛減徵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復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清營伍可

寔不然則民衣食不足。未免逃移。雖欲清查。不可得
也。

論用韋興疏　罷用中官

韋興一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
皇上大孝之隆替、胥此焉係、非尋常人比也、臣請為
陛下言之、夫添設守衛內官、非舊額、若一體取回、此
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齊玄、又近日所奉旨也、方革復
用、徒使新令不信于天下。況興于成化年間、引用憸
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即與

不用。臣民痛快天下共聞。今　泰陵之土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于　聖孝。不爲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列罷興勿用。庶幾　聖孝隆。治體得。而地方亦可望其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